

女孩不哭

彭湃◎著

紫色工作室2011首推重点图书
紫色三周年浓情献礼

大二女生踏入婚姻殿堂，想要收获幸福，反而揭开无比残酷的婚姻真相
亲情、爱情、友情、排命呵护，却遭遇一次次伤疤被撕开的鲜血淋漓
人气书模&实力作家 彭湃 首度开辟女生视角
书写优质女孩成长手册
《女孩，不哭》

紫色工作室
紫色优品
专属出品



女孩，不哭

彭湃◎著

我知道你也许不会惊艳，甚至也不会在意，
可是，我已把最好的给了你……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孩, 不哭 / 彭湃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38-7715-3

I. ①女…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8046号

女孩, 不哭

彭湃 著

出版策划: 胡艳红

责任编辑: 胡艳红

特约编辑: 夜游宫 曾诗玉 彭 静

总策划: 周 政

总监制: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梁 畅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nppp.com>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印次: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30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438-7715-3

定价: 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003 | PART 01

那个炎热得像是末日来临的夏日午后，我还是走到了某个路口，遇见了某个人。
于是紧随其后的命运就像列车一样轰轰烈烈地碾过来，
它带走了我，却没通知要去往哪里。

024 | PART 02

我有些失望地停下脚步，侧头望向湖面的波光粼粼，那是被夕阳余晖洒上的一层柔和哀伤。我用手轻轻拨开被风吹乱的刘海，然后下意识做出了一个这些年里我经常做出的反应，那是每当我遇到扯淡的人、扯淡的事甚至是扯淡的生活赋予我各种残忍和无力后才会表现出的聊以自慰——那就是假装相信，假装一切如常。

043 | PART 03

一路上我还是有些恍惚。无法将起初那个纯良得跟苏小晨一样的阮修杰跟刚才那个搂着自己的好朋友王璇璇热吻的人重叠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人不能靠着第一印象去判断一个人。

061 | PART 04

后来我总是忘不掉这一幕。眼前的男人重复了我的话。
他说：“好，我们回家。”我傻傻地把这当成一种无声的约定，一句温存的承诺，一种比漫长岁月更加坚不可摧的信仰，并一直相信到了最后。

082 | PART 05

我以为我了解他，至少，我们彼此在试着坦诚相待。或许除了那个肮脏的金钱交易我们之间还能有些别的。比如他夸奖我的饭做得很香，他用消炎药给我处理伤口，他赞美我歌唱得不错，他和我一起给小美元洗澡，他说七喜早点睡吧晚安。
然而现在这些温存编织出来的幸福错觉在一瞬间分崩离析。

098 | PART 06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如此赤裸裸地殴打。如果爸爸在，一定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可是爸爸不在了。没有人来救我。我只有双手护着头，尖叫的力气都没有了。第一脚踩在了我的肩膀上，第二脚踢在了我的小腹上……
但第三脚迟迟没有下来。

112 PART 07

很多年后我总是想，如果当初可以选择，我情愿自己被侮辱被伤害，也不希望让王璇璇看到这一幕。也是后来我才知道王璇璇之所以会回寝室是因为，我那晚在酒吧跟她说了那番话后她还是决定要振作起来，决定忘记一个曾经伤害过她甚至让她怀孕的男人，而选择重新跟她最信赖的好朋友一起面对。

130 PART 08

“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是认真的，这些天我想了很久，我怕这样缠着你会对你造成困扰。所以我也很努力地试着去接受那个女孩，忘了你。但我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所以，就在昨天我已经跟她彻底讲清楚了。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其实鼓了很大的勇气，总之你就别管我了，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吧。你也不必在意我的感受，就把我一直当个高中生或者小屁孩就好了，像以前那样……”

147 PART 09

但愿他没有察觉到我转身后夺眶而出的眼泪，没有发现我很多次都几乎没能隐藏住的秘密。但愿，在他的眼里我永远是个抱着吉他坐在舞台上弹唱陈绮贞的《鱼》的美好女孩。他大概是在那一秒爱上我的。可他并不知道自已爱上的只是一抹浮光掠影，一场虚幻泡沫，那都是灯光和美酒惹的祸。

163 PART 10

他的嘴唇有些温，带着最普通最干净的肥皂清香。我能感受到来自他胸膛的剧烈起伏，也可能是我自己的心跳。一恍惚，我觉得嘴边萦绕的柔软触感不再是来自一个十八岁男生的吻，它更像一种能蛊惑神经的慢性毒药。明知不应该，却又无法拒绝。

181 PART 11

我已时间不多，我没空去想明天会怎样。因为十天之后很可能就是我的末日。于是这份因过于害怕而膨胀的勇气终于像爆米花般炸开来。我拉着越泽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我说：越泽，你敢吻我吗。就像下一秒我就会消失不见那样吻我。

208 PART 12

此时王璇璇一把扑了过来，她跪在了苏小晨面前，不停地磕头：“求你，救救阮修杰吧……我知道他该死，可是我不能失去他，我不想看他死……我求你了，求你了……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怪你害死了我妹妹……我真的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吧、救他……”

220 THE END

这一年里我过得挺闷的，也几乎没什么朋友来看我。每天能做的就是跟外婆在家看老年档电视剧，偶尔陪妈推着车在沃尔玛的超市里闲逛。通常都是披头散发，穿着家居的大睡衣、一双人字拖便到处乱跑。如果再叨跟烟跟包租婆就没差了。

【引子】

那是一个该死的夏天。

说起来，凡是我生命中的重点事件，似乎都发生在夏天。

午后两点我从轿车的副驾驶座下了车，毒辣的烈日立马化为无数片刀片切割在每一寸皮肤上。五秒后我开始流汗，焦躁不安。之前在空调车厢内酝酿出的淡定从容算是烟消云散了。

我眯眼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郊区。除了一望无际的平坦马路和荒郊野岭外什么都没有，甚至头顶上唯一一盏昭示着生气的红绿灯，还是坏的。只能任由着一辆又一辆走环线的大卡车飞扬跋扈地擦着我的肩膀和耳膜呼啸而过。

也是那一瞬间，我差点忘了此行的目的。

停好车的越泽走过来，他单手整理着领带并皱眉打量我。忍了半天还是“噗嗤”一声笑出了声——他是真的尽力了。

好吧，我知道，这条跟闺蜜借来的高级短裙差点没绷烂我的屁股。而脚上这双“恨天高”更是成功地让我恨不能从此跪着走路。当然这都不算什么，关键是脸上一抹浓妆，这层粉刷匠都自叹不如的粉底早已跟我满脸的臭汗翻滚成了大坨大坨的狰狞泥巴。可他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迫不得已，他凭什么笑成那样。于是我立马赏了他一白眼。

“很好，我们走。”他笑着拽住我，朝民政局大楼走去。

大厅办理登记的小姐正在刷微博，歪头瞄了一眼：“是要办土地产权吧，右侧



左转。”她说这话时一定很为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而自豪吧，可惜她错了。

“不，我们结婚。”我发誓，此时自己的心情就像被洗厕液洗过一样淡定。

“神马？”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结婚，我，跟这位先生，我们要结婚。”

这次登记小姐总算相信了，她开始揣起证件仔细对照。首先她将狐疑的目光移向我那严重走妆的脸，再慢慢滑向我那坚挺的D罩杯胸。对此我表示理解，因为数小时前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摇身一变成了“童颜巨乳”时同样是种种不可思议。

接着便是登记资料、检查户口本。整个程序不比去银行存钱慢多少，我们交了9块钱的手续费，登记小姐又说，“要不要装结婚证的夹套，四十块一个。”

“什么套子啊，比杜蕾斯都贵，不要了不要了。”我嚷嚷着。

“好吧……那么，艾七喜女士、越泽先生，你们确定要成为合法夫妻吗？”她忍住要掐人的冲动，再次心平气和地问道。

越泽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而我完全没有一个未婚妻应有的羞涩和矜持：“小姐你能快点吗？我赶时间。今晚沃尔玛的生鸡蛋打折，去晚了就没了。”

“哒！”

下一秒，饱含着愤怒的红印章便狠狠盖在了那张小册子上。我欢天喜地地抢过看了又看。确定是如假包换的结婚证后才放心地转过身，利索地扯开内衣掏出了四只丰满的“水饺垫”，合着脱掉的高跟鞋和手中的结婚证一起甩给了越泽，开心地叫起来：“噢耶，搞完收工。”

登记小姐早已睁大了眼，嘴巴张成一个O字。



PART 01

那个炎热得像是末日来临的夏日午后，
我还是走到了某个路口，遇见了某个人。
于是紧随其后的命运就像列车一样轰轰烈烈地碾过来，
它带走了我，却没通知要去往哪里。



我又梦见了我爸。

这并不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时间是在我五岁的夏天。头顶的烈日将整个世界照耀得白晃晃一片，而空气也被高温凝固成可以隐约辨别的状态。就在那条童年里走过千万遍的旧柏油马路上，我突然扯住爸爸粗糙的大手掌喊起来：“爸爸，我想吃冰棍！”

“别吃了，回家吃西瓜吧，家里西瓜还没吃完呢。”

“可是我不爱吃西瓜，我就要吃冰棍！”

“七喜乖，听话。爸爸明天再给你买好不好？”爸爸摸着我的额头，梦中的他逆着光，始终只有一个黑色剪影，看不到脸。

“那好吧，明天一定要买喔……”明知是个谎言，可我还是撅撅嘴假装相信了。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大多时候我并不是真的想要冰棍、芭比娃娃或者新裙子，我只不过希望爸爸能多哄下我，就像刚才那样。可他并不知道。

“爸爸，你抱我回家吧……”下一秒，我又提出了任性的要求。半梦半醒中我告诉自己，没事的，艾七喜，你才五岁。你可以这样要求的。身边的男人一定会将你高高举起，让你坐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再带你回家。

然后，梦醒了。

醒来后才发现我正窝陷在柔软的沙发之中，身上盖着一层薄毛毯。喉咙到胸口整个都苦涩而干疼。我咧开嘴，揉揉太阳穴，开始集中精力思考自己在哪，又干过些什么，好像每次宿醉后我都会有这种间歇性失忆的状况。

依稀记得昨晚是在一家酒吧，兼职啤酒推销员的我陪着几位顾客喝酒。作为交换条件，我喝一瓶人家就买一箱。起初我自然没有答应，要知道，在酒吧这种借机揩油的人渣我见多了，作为一个二十岁刚满的祖国花朵起码的防范意识还是有的。可事实却是——当那肥头大耳的胖子将一打人民币潇洒地甩在茶几上时，神马祖国花朵神马防范意识都是浮云。

地球人都知道，向钱看齐是我艾七喜的座右铭，而见钱眼开则是我的最高行为准则。抱着“每喝一口都是钱”的觉悟，我跟那几个有钱的主玩命喝起来。后来似乎给灌醉了，晕倒前最后一丝理智驱使我匆匆拦车回到了公寓。

我记得颤颤巍巍地推开门时，客厅正亮着灯。接着我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毫无疑问是越泽那张万年不变的面瘫脸，而另一个女人我不认识，反正跟之前越泽带回来的那些酒吧风尘女差不多，依旧是毫无创意地穿着暴露的浴袍，洗澡出来后故意不吹干头发以达到湿漉漉的性感效果，然后像只妖精般婀娜多姿地依偎在越泽的怀里。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作为越泽的妻子，以及这间房子的合法拥有人我本想大方友善地上前跟美女打声招呼，告诉人家其实我是他的“表妹”，并不忘叮嘱表哥越泽：今晚声音小点，这房子隔音效果真的不太理想。

但我什么都来不及说，就在走到他俩跟前时“哇”地一口，将憋了整晚的胃酸和酒精全喷在了美女的浴袍上。这就算了，可不知为什么那一瞬间我望着美女花容失色的脸蛋儿，突然就找到了面对马桶的feel，于是体内翻江倒海的呕吐物统统往体外涌，死活打不住。第二口紧接着就喷到了她的脸上。

很好，我找到了便秘通畅后的圆满。



然后就是各种尖叫，各种混乱。后面的事就没印象了。

.....

想起这些之后我开始盯着天花板的纹路发呆，身边突然多出一只大手，并且这只大手一点也不温柔地将我拽了起来。

是越泽，他将我扶正了靠在沙发上，然后递上一杯解酒的热茶。我愣了下，确定他不是想在茶里下老鼠药毒害我后才缓缓接过。相处的这些天里他总是高傲冷漠得像个吸血鬼，因此这种偶尔出现的小关心还真叫我受宠若惊。

“你能轻点吗？人家刚醒，你弄疼我了。”为了掩饰心虚我先说话了，那刻我在心底发誓，要是越泽问起昨晚的事我就果断装失忆。

“别装傻了，昨晚干什么去了？”果然他还是问了，一脸严刑拷打的神色。

“酒吧推销啤酒，赚钱。”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艾七喜，你是有多缺钱？作为一个大二学生你现在不应该去大学跟老师和同学们畅谈人生理想吗？整天宿醉得像个糜烂女青年很好玩吗？”

“哪里哪里，什么大学生啊，我可是你的合法妻子啊，亲爱的。”我咯咯笑了起来，很欠扁地撅起嘴，继续反击道：“倒是老公你，最近是怎么啦？找回家过夜的女人档次真是越来越低了，你看看昨晚那位小姐，长着一张五星级厕所的马桶脸，我当时要不朝她吐我都觉得对不起人家……”

“你错了；昨天那位是我客户。”越泽不生气，反而淡淡一笑。

永远是这样，无论我如何冷嘲热讽奚落打击，眼前的男人始终能保持初次见面时的从容优雅。但这一切只是假象，相处的这段时间我早看透了他那隐藏在好看皮囊下的花心又傲娇的双鱼男本质。最好的证明就是他其实一点也不绅士，也从不会让着女孩。他最大的乐趣就是：面对我的言语攻击总会恬不知耻地反击回来并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无一例外。

果然，这会他又摆出一副无比惋惜的模样感慨道：“哎，我是不清楚你去酒吧推销啤酒一晚能赚多少啦，但你昨晚的愚蠢行为让我损失了一个十几万的项目投资。十几万呢！那得卖多少箱啤酒啊。”他将嘴角抿成了微微上翘的“一”字，满

脸轻蔑。

是的，轻蔑。

大概他打从心底就瞧不起我这种为五斗米折腰，利欲熏心到几万块就能将自己卖掉的穷人。每每这时我都会特别气愤，因为他戳中了我的软肋。于是我只能咬牙切齿，只能不共戴天地瞪着他那张臭脸。

可下一秒问题又出现了。

偏偏他的脸一点也不臭，还很好看。深邃的眼窝和浓郁轻挑的剑眉，以及眼角下的那颗恰到好处的黑痣总会形成一个无形的陷阱，轻易便能虏获人心。往往待我回过神时已经完全生气不起来了。这次我依旧没敌过自己的花痴属性和少女情怀，眼神对战的几秒里仓促败下阵来。我只好抓起抱枕朝他扔去：“越泽你个王八蛋！你个滥交男！人渣皮！老娘受够你了。半年后咱们就离婚，分钱走人，各不相欠。”

“求之不得。”他依旧微笑。



求之不得。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我那道貌岸然的辅导员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现在想想，那应该是我单薄的二十岁生命里，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的开始。

大二开学没多久，某个下午我就被他叫去了办公室。我清楚记得那天是没有课的，他电话找到我。当时的办公室里并没有开灯，光线昏暗，他当着我的面从那一打贫困生补助申请表里找出了我的那份，略微严肃地查阅起来。

我心头一紧，立马说道：“老师，我真的很需要这份贫困补助。表格上的情况绝对没有半点虚假，您要不信我可以找人证明……”我就那样慌慌张张地说了很多，我的手心不停冒汗，天知道我有多需要那笔钱。最后我认真地看向他，几近恳求：“老师，您会帮我的吧？”



“求之不得。”他有些捉摸不透地笑了。

“谢谢老师。”真的，那一秒我差点就天真地相信了。可紧接着他的一只手却悄无声息地搭上了我的大腿。要换平时我早已尖叫着一巴掌扇过去了。可那会我只是一怔，本能地强忍下来。而我明明已猜到那意味着什么，却又不愿承认。

“老师知道你家里现在的情况，当然很愿意帮你。一级贫困补助可是有三千多块呢，数目不小呀。不过你要是乖，听老师的话一切都好办……”他语调怪异，笑容暧昧。手却没有停止摩挲，隔着丝袜那恶心的触感让我浑身痉挛。

一恍惚，我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深水中，整个人都变得迟钝而缓慢。可能是第一次如此直击到人心的丑恶吧，脑中竟然只有大片空白。而他轻而易举便抓住了我的软肋，“三千块”这几个字在他嘴里仿佛是带有魔力的咒语，让我动弹不得。而另一只手已经得寸进尺地从校服里面揽住了我的腰。

“老师，别……”他离我越来越近，在我终于意识到危险的时候他那臃肿的身体已经强压过来，将我死死锁在椅子上，接着他那满是胡楂的下巴开始往我的脖颈处蹭过来。我大喊着放开我，他却迅速捂住了我的嘴。我慌了，真的慌了。我比任何一次都更加意识到原来男人的力气是如此大，而自己又是那么的弱小。屈辱的泪水夺眶而出。

王璇璇。

这个从初三起认识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的好朋友，这个经常被我羞辱成“胸大无脑”“天生二奶相”的妖孽，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其实直到后来我还不明白她是怎么撬开了办公室反锁的门然后顺利杀到辅导员身后的，总之那天她彪悍地抄起办公桌上的台灯就往辅导员的后脑勺砸去，那一记很给力。肥胖男人哀嚎一声便抱头在地上滚成了一团，接着她拽起我往外跑。

跑出门口时我才醒悟过来，忙拉住王璇璇说，你等等，把你的高跟鞋借我下。她想都没想脱下来就塞我手里。于是我抓起鞋帮子朝办公室的玻璃窗砸去，一边砸一边骂：“我他妈叫你猥亵，我叫你吃豆腐，叫你吃……”

王璇璇在一旁都要哭了：“艾七喜你给老娘住手，我昨天才去专柜刷的鞋，坏

了你赔得起吗？”

后来我俩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了宿舍，很长一段时间都心有余悸。我记得那天回到寝室的王璇璇先是扶墙喘了两口气，转身一巴掌刮到我脸上，很轻，我知道她心疼舍不得真打。接着她吼起来：“艾七喜你丫脑子进水了吗！你命是有多贱啊，为了那点贫困生补助你至于吗？你他妈要真想卖好歹去咱大学门口逮辆奔驰宝马什么的啊，你一大学生有点追求行吗？”

我明明想道歉，可一开口却是满嘴的逞能：“我就是想把自己猪肉价贱卖了怎么样？老娘我爱找谁你管不着。你个大胸女，臭二奶……”说着说着我就哭了，眼泪哗啦啦地流。其实我没想要哭的，但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泪腺这种东西它压根不归女人管。

“好了好了，不哭了。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刚刚要不是我跟着去了，你给那王八蛋生吞了都不知道。”王璇璇一见人哭那巨蟹母爱就瞬间泛滥了，立马心软地搂住了我，“我说七喜啊，你欠的学费我不是帮你垫上了吗？你又哪里缺钱了啊？”

我只是继续哭，将下巴搁在她的肩窝里不再说话。

即使再好的朋友面前也有难以启齿的秘密吧。况且我又该怎么告诉她我的生活早已沦为一个无底洞，就连自己都不清楚还需要多少钱才能填满。在那些最糟糕的时期，我只差没上超市买双丝袜抢银行了。我甚至都不清楚，这些年自己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挨过来的。

但我很快振作了，抹干眼泪从闺蜜温暖的怀抱里跳出来：“王璇璇，明天陪我去发传单吧。”

“传单，你想做什么。”

“家教。”



是的，我要当家教。第二天午饭后我和王璇璇便去打印社印了一百多张传单。



传单上我当然没敢写自己是个大二学生。我很不要脸地把“艾七喜同学”下面的简历改成了：A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正攻读博士。英语八级，普通话一级甲等，曾担任学生会主席两年，组织了各种文艺活动。性格活泼开朗，为人真诚热情，有多次家教经验。

杜撰完这些我羞涩地问王璇璇，这样写会不会太夸张啊？王璇璇当时正在敷面膜，顶着一张白骨精的脸凑过来瞅了一眼：“哇靠，你也太谦虚了。”

“是吗，我也这么觉得。”说完我又立刻再加上了几条——品德优良、多才多艺、容貌清秀、曾荣获A大十佳优秀学生，唱歌比赛冠军等。身后的王璇璇噗嗤一声笑了：“亲爱的，我看你这不是去当家教，是去应聘二奶的吧。”

“去你的二奶，你全家你隔壁你远房亲戚都是二奶。”

.....

一转眼，我便已经顶着烈日在到处发放这份二奶传单了。

而身旁的王璇璇正捧着大杯加冰可乐躲在树影下偷懒，并不时对我投来敬畏又不解的目光。哪怕认识这么多年了，大概在她眼里我依旧是个天天玩命的怪物吧。她曾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艾七喜，你要是哪天死了，一定是活活累死的。”

是的，我很辛苦。

除了要做大二中文系学生这个差事，我还接了很多工作。比如在一家酒吧进行廉价的卖唱——吉他是高中时自学的。同时又是青岛啤酒的地区兼职推销员。本来每周的双休我还得去KFC打钟点工的，但是上上星期当我自信满满地提交了《贫困生补助申请表》时我辞掉了这份工作，心想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可直到昨天王璇璇将辅导员打趴在办公桌底下时，我才知道我错了。我生活中那个巨大的漏洞依旧没能补上。然后亡羊补牢的我想到了做高中生家教。

传说，这个扯淡的工作非常赚钱。

抱着这个执念，我在A大附近的各个路口蹲点，逮着人就发传单，连拄着拐杖的老婆婆和玩着滑板的小学生都没放过。后来一旁的王璇璇实在看不下去了：“七喜

呀，我说你这样发根本没用，要不我们找公告栏之类的张贴起来吧。事半功倍。”

我转念一想也对啊，立马同意了。

很多年后想起，当时若不是王璇璇的馊主意，大概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吧。而我的生命也应该是另一番模样。只是没有如果，那个炎热到像是末日来临的夏日午后，我还是走到了某个路口，遇见了某个人。于是紧随其后的命运就像列车一样轰轰烈烈地碾过来，它带走了我，却没通知要去往哪里。

之后半小时内我们两个柔弱女子便靠着一把秀气的遮阳伞绕遍了大街小巷。而王璇璇口中的公告栏始终没有看见。

“璇璇啊，要不咱们贴电线杆吧，再不然还可以往高中附近居民房的信箱里塞。就像经常出现的那些什么办假证啊、找公关啊之类的万恶小广告。说不定真有人看呢？”很快，我有了另一个建议。

此时的王璇璇早给热得只剩半条命了，开心得直点头：“好啊好啊，咱们分头行动吧。”

三分钟后。

我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分头行动就是——王璇璇果断杀去了星巴克喝冷饮吹空调，死活不再出来。而我一个人抱着厚厚一打传单继续奋战。往下的时间里我一边往各种地方抹糨糊、贴传单，一边开始用二十年来所听过最恶毒的脏话对王璇璇那死八婆进行诅咒。

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城管出现了。

没错，传说中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城管。当时我就纳闷了，这么大热天的城管叔叔您不应该待在办公室里吹空调，等到晚上再出来吃吃免费夜宵什么的吗？您犯得着顶着40多度的高温来跟一个贴传单的小女孩较真吗？

只见他迅速一把揪住我的手：“违规张贴广告，影响市容，罚款200块。”

“神马？200块！”此话一出我差点就泪崩了。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被勒疼的手腕，而是皮包里那干瘪瘪的两百多块钱，这可是我下个月的伙食费啊。于是我开始死皮赖脸、卖萌撒娇。我说城管叔叔啊，您放过我吧。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



几岁的小孩。你去找那些月收入上万的夜宵摊吧，何必欺负我这么一个可怜的美丽的娇柔的小市民呢。

为了配合气氛，我还努力挤出了一个自认为“楚楚动人”的笑容。但无情的城管叔叔不为所动。于是当他第二次喊出“200块”时我急了。

“老娘没钱，你他妈去抢吧……”我疯子一样对他拳打脚踢起来，他依旧不肯放手，我只好抓住他的手臂便咬下去。城管吃痛“哇”地大叫一声，将我一把甩开。然后我就一屁股坐在了马路上，灼人的温度立马烫疼了我的大腿。

接着便是一阵划破长空的刺耳刹车声，几乎刺穿了我的耳膜。与此同时我感受到背后袭来一股流动的热风。扭过头，入眼是一个硕大的雪佛兰标志；再接着视野里黑色轿车头的轮廓渐渐成型。而我最先所想到的却是：我勒个去，为什么不是奔驰宝马啊，这样我一定立刻将头往车盖上撞过去，果断装晕，骗个几千医药费先。

“小姐，你没事吧？”声音是从我左边传来的，干净有力却又不失温柔，穿透了燥热的空气直抵耳边。

我怔怔地回过头，是一个相当抱歉的美好笑容。眉弓骨的形状，眼眸的色泽，皮肤的质感，挺直的鼻梁，下颚到下巴的轮廓，以及好看的嘴角……总之一切都刚刚好。一切都符合偶像剧中那些愿意让女主角一眼万年从此倾心的男主角标准。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

总之，我立马收回了几秒前的猥琐想法。我甚至觉得，眼下这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真酷。



之后的那两天里，我开始不厌其烦地对王璇璇描述当时的场景。我巴不得拉她坐时光机回去亲自感受那浪漫的一幕。那个没有报上姓名的白马王子，那个替我交了罚款解围的白马王子，那个甚至开车陪我去附近高中贴完了所有传单再送我回大学寝室的白马王子。